



崇禎朝紀畧卷三

江上遺民李遜之



九年丙申正月內閣溫體仁奏逮問知縣成德之母辱臣于長安門  
 又持本聲宣于朝上命下德錦衣衛打問已于午門前杖德六十  
 成初德為滋陽令耿介絕俗不善事上官偶處府廳積役府廳怒之  
 揭于巡按禹好善開列多端評以貪酷致被提問及到京士民俱為  
 之頌寬長洲在閣時亦言之至是好善再疏直言德係舊輔私人矣  
 賴上不之寬而德母各處投揭至隨體仁輿詎屬於朝門體仁畏之  
 乃具揭奏聞竟罹重譴至十六年起廢陞兵部主事甲申之難母子  
 同殉節死

崇禎朝紀畧卷三  
 九年丙申正月  
 內閣溫體仁  
 奏逮問知縣  
 成德之母辱  
 臣于長安門

曹欽程者以逆案問辟繫獄將十年同案諸人俱已正法獨欽程尚存遂為獄中牢頭鄙橫無恥每縉紳入獄即需索萬端或入欽程之如法索詐成大怒拳毆之數百一無所得而身被傷人皆快之欽程後以闖賊破京釋放即拜降賊庭從賊西去不知所終

寧夏巡撫王楫馭下少息一日于教場點兵下搯遠聞有解到賞軍餉銀軍士遂紛求候楫不許比夜楫入城至北門內軍士攔路求索楫命鎖衆軍遂鼓譟稱亂持刀砍楫氣絕仆地而死事在丙子正德末邊軍多效扈當元年甘肅兵變已戕殺巡撫畢自肅矣至是凡再見云

淮安武舉陳啟新上獨違時尚疏瀝萬言其大指則極詆進士之橫縣令之貪至發憤于腐爛燕儒欲并科目廢之專舉孝廉行漢法跪于午門奏進時上方行不測之恩威遂投契上意奉旨以為敢言可嘉遂授吏科給事中吏部不能執奏舉朝無敢訟言惟劉宗周于條奏疏末及之言啟新言有大而近誇情似要而有揆未可據定其品一言投矣立置清華雖稱一時盛事將如名器可惜何後啟新官諫垣二三年庸、隨時未有非常建白卒以敗類蒙譏得罪真覺名器可惜也

時有候選庫大使程品疏奏斥啟新之虛誕欲廢祖宗科目之制是絕孔孟君臣之脈上怒着刑部提問擬罪其人雖未必端品然此疏則足愧舉朝之容默者矣



命兩京三品以上于進士舉人貢監中舉堪任知府一員五品以下及翰林科道在外兩司知府於貢監吏民中舉堪任知州知縣一員送吏部除授部中先舉在京各官所舉共二百餘員開列上呈命量才選用初旨原令即授州縣正官遂大半以營謀得之及部中類考又復以賄為高下至有考授丞簿者諸人始各廢然於是有意者俱不屑就寃之亦未能得一人也

劉宗周以特召至拜官工部右侍郎即上痛憤時艱疏略曰朝廷有積弊宗周之心自此耳目參于近侍腹心寄于武夫治術尚以刑名政體歸之叢隲厥衛司訊防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簾之等夷大救過不給而欺罔轉甚事仰承獨斷而諂佞日長三

尺法不申于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禱治五刑而好生之德意砥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誅水及瑣屑而政體傷恭罰及錢糧而官逾貪吏逆橫賦逋通嚴刑與重斂交困而盜賊蜂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紀遠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并廢法而兵日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于督撫朝廷勒限盡賊而行間日殺良報級以幸無罪治求愈殷紛更四出致市井襍流咸得操詭抵隙以希進用皇上不過始于一念之矯枉積漸之勢釀為厲階幾于莫可收拾今日轉亂為治之機斷可識矣奉旨大臣論事當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為名高已閣臣以馬價空匱議捐助宗周獨言不敢懷利以事君并請禁天下之言利者得旨切責遂引疾罷歸至天



津知北兵自昌平深入憤甚復上身切時銀疏略曰往已已之變有  
小人起而修門戶之怨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  
疎人之解體事二規卸文法日繁欺罔轉甚朝政日隳邊防日壞以  
有今日之禍寔已已以來釀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而予  
之專政何以服王治之死丁魁楚等之失事而予之戴罪何以服劉  
策之死諸鎮勤王之爭先入衛者幾何人不聞以逗留詰責何以服  
耿如杞之死今幸以二州八縣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廷臣之可幸無  
罪者之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人之或成或去宣昔之為異  
已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已互相容與耶且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  
告訐進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

恭尚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此似忠似信之類無往不出  
於身家利祿將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皇上亦有所不覺矣又言小  
人與中官每相比以相為引重而君子獨岸然有以自異故古有用  
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未及時政最乖者數事以誰  
生厲階至今為梗責備首輔體仁謂其大奸似忠大佞似也且引唐  
德宗之不覺盧杞奸邪為規奉旨責以此私亂政顛倒是非革職為  
氏已又上書體仁規其勿蹈江陵分宜之覆轍體仁不省

劉公前後立朝皆不滿一年而諫州甚多皆鑿名論纏綿懇惻  
不減賈長沙陸敬輿也已盡選入名臣奏疏中但擇其切關時事  
者錄一二于此云

大學士錢士升疏進四箴。一日寔以御衆如天之覆，賢愚并包，功過過在宥。大絃母急，六轡母驟，不競不律，世躋仁壽，巍巍蕩蕩，大哉我后。一日簡顧以臨下，若網在綱，要領獨挈，條自畢張，無為守正，垂拱明堂。批要則逸，好詳則荒，程書衡石，徒敬章光。一日虛以宅心，如鑑斯空，妍媸好醜，畢獻形容，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以意索照，億逆填胸，隣鉄市席，載鬼張弓。一日平以出政，如衡斯準，輕重毋觴，裒益必允，舜貴執中，孔戒已甚，救弊矯偏，恭調詳審，畏平怖始，罔或不稟，時上已不悅，夫夫遂以論駁武生李璉，疏議搜括富戶事去位。武舉陳啟新上疏邀特恩，一時長安遊棍，章滿公車，至有徑請召對者。武生李璉一疏，至致江南籍紳富戶報名輸官，行省寔藉沒之。

法疏下閣，票嘉善惡之，遂擬刑部提問以進，御批改票為程曰：上方當以所擬太重，遂改擬姑不究嘉善曰此亂本也。通言路，當以去就爭之，即具疏言此衰世亂政，是使亡命無賴之徒相與，與富家為難，不驅天下之民胥而為流寇不止，乞屏絕橫議，毋使小人因陳啟新之進，以言利窺朝廷。疏上，而璉疏已批下法司提問矣。是疏則批云：改票原欲申銜通政，何相疑至此，即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遂請告歸，去其官而用其言。一疏之有造于生民者大矣。

先是有徑歷吳鯤化上疏論雲南巡撫錢士晉貪肆，烏程即擬嚴旨行巡按究問，回奏士晉係嘉善嫡弟，蓋欲借其弟以逐兄，皆烏程之機械也。旨下而士晉報病故事，乃得解。嘉善卒以是去。



錢已去位御史詹爾選先有疏論陳啟新之用責備輔臣家臣不能盡言執事至是復疏言大臣所以不肯言者以不肯去耳今士升肯言矣肯去矣以去就悟明主以氣節風百僚皇上不即嘉許而疑其要譽耶且天下之疑上者不少矣將卒驕懦日甚聖意思禮過渥則疑過于右武穿札與操觚並課人見德而齊力則疑後于敷文免覲說行或疑朝宗大義不值數萬路費之金錢駁問日煩或疑明啟之刑書不當裁番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小人懼縮累之多聞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衆教噓種種隱情有難殫述上怒甚命錦衣衛拿問特御門召對面詰問如何是苟且詹曰即捐助一事也是苟且侃侃數百言抗對無屈且曰臣死不足惜

皇上幸聽臣言固可為今日之用即不聽臣言亦可留為他日之思中瑞在旁亦嘖嘖嘆服上益怒命繫朝房候旨內閣揭救翌日旨下言在官重處余輔臣申赦姑着放了都察院議處初止議罰俸以議語涉誇并處主稿御史張三謨乃改議為民

上以邊警仍分命太監盧維寧等總監通津臨德等處兵馬糧餉御史金光辰疏請罷遣上大怒于八月十六日召對廷臣是日下午恰值風雨驟至閣臣部院侍立雨中至以袖障面上召兵工各部堂入厲聲云而今要練兵買馬製器械諸臣唯唯上云平時都說口子是好的而今却從口子入了平時都說有兵馬準備而今却没有這是怎麼上聲色俱厲風雨聲亦復雜沓久之獨召金來前上云你疏是

甚麼主意你每科道官到這時候並不說何利當興何害當除還說這套話光辰云皇上因文武官員無一寔心任事所以有這番委任但這些事體別有委任文武官員一發好却担了上厲聲云事到如今你們文武官員可羞可羞金云臣巡按河南時見皇上罷撤內遣以為是聖明第一美政語未完上即云不要是這等說連說數聲金又將文武官員話頭申說一遍上云本該重處以後再有這樣的定要拏問徐云該部議處諸臣仍賜茶菓而退

以張為佐為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同時遣內臣提督天壽山者皆即日往。上語閣臣曰內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閣臣默然。是年昌平陷乃內臣納假兵而起為內應者。

命各調鎮兵入援。總兵劉澤清至河間擁衆不前。疏言東撫李懋芳撥標兵不發。上怒。下部議懋芳革職。其定標兵三千而劉兵萬餘不相涉也。自此以後總兵非復督撫可制而澤清更為跋扈云。至壬午之警王永吉為東撫。陷至七十餘城。而以兵僅三千為上所原。反得陞薊遼總督。不知三千兵從來。此當時撫臣所值。有幸有不幸也。本兵張鳳翼自請以身當敵。督援兵出師。而以舊本兵梁廷棟為總督。梁由南至。張自京出。北兵至雄縣而返。徧蹂畿輔。破城十城。二人但尾其後而已。北兵將出。沿途括樹。大書各官免送四字。二人度敵退後。且懼重罪。因日服大黃藥取瀉求死。北兵以八月十九日出口。張以九月初一日卒。又數日梁亦卒。後下刑部議罪。梁擬斬。張免議。



以烏程之庇故時謂張死亦不幸矣

北兵入至天壽山將諸陵寢殿折毀兵退後撫按奏稱忽有怪風從東北起祖陵門扇海馬獸頭神路樹枝悉行括損有旨着估價修理上下相蒙不獲究竟而閣臣反以事平叙功加恩時新拜三春句容孔貞運江夏賀逢聖南海黃士俊俱加大子太保邊警時適當鄉試屆期遂停不舉至事平後改十月初二日為初場

日揭曉

誠意伯劉孔昭疏論倪元璐察制當黜借明倫以媚婢嫡妻陳氏現存而王氏居然冒封許重熙偽士非祖敢居下以訕上寔錄未成而五陵注略先刊行世蓋温体仁乘文何二相既去以倪為二相臭味

必欲擠去之而後快言路部僚莫有應者因以京營總督缺誘劉孔昭令其出疏奉旨下部看議倪前妻陳氏有故而去再娶王氏皆名累女非以妾冒封竟坐冠帶閑住議許除名禁錮不足明罰宜下法司窮治体仁擬旨三上不允徑批許重熙着斥革後孔昭不得京營缺特復操江缺以償之孔昭前以<sup>已</sup>恭戶尚候恂以媚温矣

時上銳意取法世宗命近侍遍訪買坊間刻本如見聞錄等項遣注略初刻亦買進登御覽中有誠意伯襲爵事頗致訛貶上覽而賞之孔昭聞而懼遂回恭倪疏而并及故閣部俱擬窮究工終不允云當時謂倪為今之韓愈許乃得與之比類同毀邪人之視許已不輕矣許後年將大耄耽留心史事下榻荒齋者三年蠅頭小楷手不絕書

惜未竟其事而齎志以歿也

黃景昉主北闈試以馬之驥為解元下第者吹索字句投揭陳啟新出  
疏叅之景昉辯疏言吏科无衡文之責啟新非能文之人上以御筆塗  
吏科句意可知矣部議竟以戮字不雅議罰四科景昉降級其逢迎景  
啟新如此

方流賊蹂躪中原官兵攻之總兵曹文詔斬獲獨多然以勇而驕為賊  
所陷沒陞盧象昇總理五省孫傳庭巡撫陝西與三邊總督洪承疇協  
力勦賊係人居邊疆習行間事盧身先士卒忠勇有為率關外兵一再  
破賊而孫洪亦時以提聞時關王已誅蝎子塊已為盧追逐入秦河  
南少寧自群盜擾河南北者三年夾河千里雞犬無聲賊既無可掠盧

既無可掠盧又合大軍于中原羅而蹙之寇已少衰及以邊警調各  
入援事平即改用盧為宣大總督共為薊遼總督而寇復蔓延矣  
老回等盤踞鄭襄間休糧息馬秋高足食乃以全軍合曹搃闖塌  
天諸賊共二十萬沿江長驅而下斬黃六合懷寧望江浦所在告  
警烽火且及儀揚已自尉氏至登封至汝南復入河南豫撫陳必謙  
輕撫被誘幾以身殉為按臣楊繩武糾劾解任削職以王家禎代之  
兼總理川湖山陝督勦事務後以亦無功而罷  
邊將祖寬勇敢善戰滁州五里橋之戰殺賊近萬人總理盧疑多平  
民雜其中有無辜之嘆祖大怒盧以巽語謝之亦不釋能然也後洪  
調祖入陝勦賊祖擒閩賊高山并其妻以獻其部下李自成收其餘



衆復自稱閩王閩部下有張獻忠者榆林人初號黃虎至是自稱八大王而天下事自此竟盡于二賊矣

山西巡按張孫振奏學臣袁繼成婪肆賄款有旨拿解來京究問兼責撫臣呂甡何以薦劾及與吳回奏言繼成清公自矢學兼優舉薦自出公論繼成到京因疏訐按臣之徇私囑托事有據三晉士民亦群為表訟寃上察其非誣命復繼成官逮孫振下獄問遣後繼成官至江廣總督國亡被獲全節而死可謂不負上恩矣孫振以南渡時詣附馬阮復官御史謀翻逆案誅錮正人與袁弘勳同為一時之巨憝云

左都唐世濟疏薦翟維華邊才戶科宋學顯科之奉旨逆案中人

不許舉用屢有嚴旨唐世濟乃敢借邊才薦舉大臣如此欺蒙小臣如何抵止着革了職刑部提問吏部謝陞因奏憲臣謬薦匪人臣在病榻失于查奏蓋二人原同心阿附首揆荐維華原出体仁使世濟先言嘗試陞偽為不知其狡如此及奉嚴旨問罪遣戍体仁亦憚上威不能為之地謝亦以此失工眷去位矣未幾福建巡按應喜臣薦地方人才中及逆案之周昌晉因大理寺副孫杰疏劾不命逮喜臣問遣刑科王都又劾刑侍郎章光岳在通政時請逆案中有枉者辨疏許其封進御史水佳胤有疏請吏部將逆案中有不平者明告二人皆當究處部覆光岳引退佳胤以別事處免議都又劾吏尚田唯嘉當王永光借題邊才唯嘉即薦楊維垣賈繼春二人光岳

薦呂純如霍維華傳樾徐揚先虞廷陞葉天陞六人夫世濟喜臣薦一人而掣問薦二人六人者宜何居時田方新徑簡任眷遇正切召對出疏示之諭不必置辯

蘇松學臣倪元共回奏據道臣馮元颺知州周仲理申文大約言復社之士文行相先並無把持武斷之事陸文巖作奸犯科憲檄拘提逋逃在外懷恨入都借復社發難耳有旨復社結黨恣行所閱世道人心不小倪元珙狗州道申文扶同誇詡都着議處元珙等各降調是時復社主盟首推二張張溥張采銳意矯俗結納嚴氣間有依附借名者未免輿論稍有異同烏程當國因惡諸正人欲為一網清流計正思借題生事文巖本一無賴見陳啟新之拔用遂效尤建言希圖進

身故借復社為題迎合政府而蘇州推官周之夔業以漕事罷官恨及二張亦疏訐復社生徒妄立四配十哲名目濁亂一時皆薄采為之倡政府徇其意皆票旨嚴究大開告訐之門同時又有嘗醜奸民張漢彌奏訐錢瞿二宦事

張漢彌者嘗孰邑民奔走于諸大家為門幹後又投充糧衙書以手事犯革逐併不容于鄉里不得已棄家入京遇有同邑陳履謙亦以事犯在京出入借紳之門因相謀議欲訐奏豫撫陳必謙暨鄉紳人以報怨而錢謙益瞿式耜二人為首輔深仇遂草成奏疏開列多疑先于朝房呈之休仁休仁首肯顧其注毒在錢瞿且恐人多則啟上疑因去陳與公而止泰二人投通政上之休仁竟擬嚴旨着撫按



投解且以不行科叅責令回話既下刑部究問賊款又發撫按詳鞠  
屢問屢駁株連不已虞山因營謀求解于曹瑞曹故王安名下也以  
所作安碑文為証曹覽之泣下乃盡力為之營救而陳履謙復獻  
詭誕出首之計先具一匿名揭有款曹擊溫等語隨令王藩出  
首云虞山費四萬金托周應璧求款于曹烏程即具安揭入奏  
上以其揭示曹安惧甚自請窮究其事先是衛帥董珉定招  
以匿揭為根據以王藩為確証應璧堅執不認董珉逼勒成招  
事頗昭著曹瑞奉旨嚴究大加搜訪備悉履謙父子奸狀擒到  
敵前衛訊問招出漢孺草疏王藩出首并伊父子捏造款曹擒陳  
和溫文字又改和為擊等情歷有擬獄上張陳王俱廷杖一

百立枷死烏程亦放歸蓋由曹盡發其奸知漢孺之疏匿名之揭王  
藩之首皆其主謀前此從憲薦霍謀叛逆案在其指使也烏程每與  
大獄必稱病以聚謀定而後出是時修理湖州會館方擇日移居  
疏上邊宣諭即日出矣淄川已票留御筆書放他去閣票有人夫祿  
米等項御筆抹去疏下出不意方食去人心稱快錢瞿旋各坐贖  
徒去

烏程既去又復枚卜綿竹劉宇亮進賢傳冠陞禮部尚書韓城薛國  
觀原左余陞禮部侍郎各兼東閣大學士旨云着與輔臣至發協同  
辦事不稱首輔有與至發密者勸且稱病至發云無柰賤体頗康直  
至半年後一日偶有宣賜稱首臣至發遂即日廷謝編修吳偉業疏

言願至發以体仁為鑒体仁學無經術則當練達朝章体仁性習諛  
諛則當矢志光明体仁狎暱小人則當嚴杜諭訛体仁護持逆黨則  
當力褒忠孝毋効其泄沓偷容毋似其游移飾詐近日辨揚盛稱体  
仁之美孤執曰不欺夫体仁有唐世濟吳振櫻之徒忝贊宏謀有  
陳履謙陸文毅之徒驅異己何謂托庇樞貳則總理可不設而事敗  
乃設庇鳳撫則鎮可不移而事敗乃移何謂執必因私踵陋盡襲前  
人所為得公忠正直之風何以復見也

南祭酒許士柔以撰原任左都高攀龍贈官誥命為輔臣張至發料  
其違式命降二級調用故事兩制專屬詞臣而贈官誥文則誥勅房  
中書據為職掌大臣子弟欲表章先德以中書撰文未盡善也每請

詞林名公為之宗禎初元褒贈死諸家誥文盡出詞林手獨高忠憲

誥文雖作而以軸缺未領至是閱八年矣其家請補給仍錄許原

撰文以進時已奉旨申飭不許用駢語煩文中書官遂挾摘其制

語獻之中堂至發以許為倪黃之同年友方為時忌正欲引繩披

根特揚忝之遂奉發旨忠憲誥命亦遲回不敢請矣大司寇鄭三

俊給諫何楷各疏言上自處撰文違式者耳非謂高攀龍之清忠

勁節有煩擬也始得旨另撰文補給

東廠緝獲福建泉州府吏員許馨來京打點為興泉道曾櫻謀陞

浙江按察司央考功葛主事文選提郎中說分上有元寶八錠奉

旨各犯下鎮撫司嚴究曾櫻革職逮問曾歷官清執忽有此事衆



共疑嘆御史葉初春為訟言之撫按亦為之稱寃漳潮總兵鄭芝龍既櫻廉明公正龍感其德代為之營陞其寔與櫻無干願以官贖罪上已鑒悉准令櫻復官起用芝龍圖功自贖

鄭芝龍福建南安人其父故泉州府吏也曾受知府蔡善繼恩芝龍聚眾雄行海中時浙有李魁奇廣有劉香與芝龍為三蔡再起為兵巡道以巡撫熊文燦命招撫之芝龍以蔡故居意投降題授副兵鎮守漳泉惠潮地方魁奇為香所誘犯浙江及南直芝龍用計擒斬之香亦相繼為龍擊敗走死

特起楊嗣昌為兵部尚書時方守制疏辭不允令奪情視事舉熊文燦為四省總制專勦流寇文燦撫閩以招鄭芝龍成功至是

亦主議撫張獻忠等遂詐降投誠文燦信之授之以官獻忠跋扈愈甚劫殺自如撫議卒敗文燦遂以庚辰年伏法死

河南巡按張任學疏云臣書生也于龍威丈人之秘雖無所窺而以二十五年之學問為皇上棟此戡亂之徑倫以答祖宗養士之報誠自信于中矣皇上不以臣為不肖乞下部院集議將臣改為總兵官行當四征寇虜雪國耻而復生民之仇云云奉旨下吏兵二部都察院集議以為御史改總兵是從來未有之事請仍以監軍御史兼署總兵銜為便聖旨以任學忠勇可嘉准改授署都督僉事充河南總兵官

按張任乙丑科進士四川保寧人由知縣考選御史先巡撫浙直

再差巡按河南自請從戎可謂慷慨直前之丈夫或者謂其本欲謀得巡撫故請從戎不知此時中州撫缺人皆視為畏途竟可不謀而得何必改武衛然自改任後仍未見有殺賊奇功竟以失事逮問亦見當日任事之難矣

上以任丘清苑涑水遷安大城定興通州各有司不發命逮問責撫按不効為溺職先是有固安知縣秦士奇撫按遣官奉旨搜私宅得銀七百兩坐贓論戍大同余事劉彛因撫臣薦疏批旨云彛昂貪污狼藉着會同監視秦來重處遂逮問遣戍蓋皆由中璫毀之也自此外任官皆不得不以調停大璫為事矣先是丁丑年又有潘益達白慧光皆近畿縣令中旨命御史秦

### 奏提問

十年戊寅二月初七日皇太子出閣講學閣中先期題侍班西四人姜逢元姚明恭王鐸屈可伸講讀六人方逢年項煜劉理順吳偉業楊廷麟增志校書二人楊士聰胡守恒侍書二人中書朱國詔黃應恩舊制日講官東宮講官無相兼者恐上與東宮同日御講筵不能兼也且應恩既充正字又充侍書皆以至發不識衙門規例故唯應恩據之耳項煜楊廷麟各疏願讓黃道周奉旨不得矯讓至發揭辨云道周清品意見少偏如近疏有不如鄭鄖語夫杖母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可為元良輔導乎時鄖獄尚未成草此揭者黃應恩也拾事馮元龍疏言道周至清無後數忤



執政項揚二臣退然自下為大臣者正宜嘉歎而豈發一揚大不快  
其言并遷怒道周何也至發出揭辨又上世風宜挽疏累數百言內云  
道周出山緣愛母之心借一言以周旋鄭鄴豈曰非孝但不宜以  
朝廷是非之公為一己環草之私又云有一二人為建壇坫執牛  
耳自命于人曰吾將主持世風已而自命者與即附之入主  
出奴了不得其何緣何故末又請禁投刺徃來自今士大夫  
門盡可羅席盡可塵夫人而能為廉也夫人而能為讓也而  
推重于溫休仁頌其孤執不欺竊願學之云云或言此疏亦出  
應恩代草者

本兵楊嗣昌之父鶴父以三邊總督速問遣戍至是寧夏叙功

復官給誥命舊例贈卹誥命中書撰文輟者為之應恩為楊鶴撰文  
極力洗發進呈上塗抹發下令查職名議處淄川欲上公揭申救  
孔句容曰去年許士柔事正與此同彼時未申救今奈何救之淄  
川憤曰難道閣中少得此人我自救之連上三揭上不允御批云撰  
文自註職名新徑申飭應恩供役閣中首先違玩人臣功罪各  
不相掩蒙寬等語視當日之處分為何如應恩着革職為民嗣  
昌亦上疏救不聽既而大理寺副曹登疏忝首輔并應恩納賄  
諸事件奉旨首輔素天清慎何得牽詆應恩刑部提問  
鄭三俊為刑部尚書適當科臣宋之普以馬豆事忝戶部尚  
書侯恂下獄先有讒言謂三俊與侯恂皆東林契友必且屈法

狗私上入其言獄上果多為恂却罪上大怒并三俊亦下獄宣  
大提督盧象昇先具疏稱寃盧昔為鄭司屬素服其清公者  
也繼盧者不下十餘疏應天府丞徐石麒疏尤剴切閣票回話  
發改閣票為民又發改閣票提問御批云可將三俊罪狀一一講  
明不必更處奏事官閣中擬旨進即批出

時當考選行取官既集推敲詞林臺省雜據官評而亦別有營  
私者陳啟新疏論其事奉旨指寔回奏又旨下吏部將訪冊進覽  
特處園多濫狗者卿貳中姜馮元王業浩關任科道中傳元初六  
人間任孫善三人降調劉含輝等十一人降級紹日啟新回奏  
指涇縣尹民興江都顏胤紹及同鄉預定之陸自嶽部覆降處

田惟嘉乃請先推部屬所推共二十二人輿論譁然與推者各懷不  
平獨成勇恬然無怨色不數日辭朝赴南京吏部任去矣

二月十一日御經筵畢召詹翰諸講臣顧錫疇等二十餘人問  
保舉改選二者孰為得人諸臣各以大意虛對黃景昉獨以鄭  
三俊下獄及朱天麟成勇不得與改選對上細詢良久諭以三俊  
蒙狗伎清亦不能濟事至成朱二人則李建泰以下同轂為之  
稱屈上命起序立有言者獨奏諸臣各陳所見上曰言須可行  
如先年講官姚希孟欲將溥米改折一年這个行得不行溥揚  
廷麟奏自溫休仁之荐唐世濟王應熊之荐王稚章今二臣皆敗  
而休仁應熊無恙是連坐之法先不行于大臣彼求保舉之效得



乎上為色動久之無所言項煜乃奏成勇不得改選以任濬為閣臣  
至後見女親家前任濬列第二後以有議成勇易之閣臣不欲勇獨  
得改選若曰得則俱得失則俱失云尔上曰誰沒有兒女親家也不  
在此至發奏請勅撫按劾臣與濬結親或現在或已亡有一于此則  
治臣罪上諭以不必與辨對畢出

次日黃道周余煌黃景昉楊士聰各有疏而田維嘉亦有疏直攻楊  
廷麟云成勇輩各為同鄉所引臣一旦推之部屬安得觸諸  
臣之怒廷麟以推部之涂必泓係江西人特借成勇天麟為口實  
耳至彞明措係伊同鄉萬谷春保舉臣且彞輩并谷春降屢是  
以恨臣以保舉改選為不公也奉旨接引主持有何憑據且

原傳黃景昉何訛為楊廷麟還着明白具奏十六日御日講面諭  
景昉昉原切責鄭三俊豈是矜亮又諭余煌昉論有姚希孟全折漕  
糧一年之語煌對行不得此疏如何不載又越日御門畢諭百官數  
百言內言鄭三俊一案也亘墻穴情弊顯然有何可疑而數周推諉  
巧為彌縫屢奉批駁執法愈甚但念別無贓賄姑着回家聽擬養聖  
明本樂受言特不欲恩歸于下耳

姚宗典曰凡日講章附論時事一段猶省臺之條陳也先文毅  
進講在己己庚午間時入夏時允糧阻凍關河須待來春始得交  
納京倉較之祖制十二月兌糧二月開幫五六月到京交納七八  
月回空何啻天淵故引及之或不妨改折一年以通其窮亦作商

量語耳若使斯言果拂聖意亦必面賜譙讓如余煌矣乃歷庚至  
壬申值講又三年蒙恩如一日何既世貞之于生前及獲之于身  
後益時當請卹杖先臣者實多以例無可駁乃摘其講讀之謬  
駁之巢以此斥先臣也

王維章所至以貪墨著脩兵西寧以剋削致軍變應熊力護之舉  
為四川巡撫至公然形之揭奏云維章臣畏友益也等語及任四  
川復以賄敗時無敢言之者

楊士聰回奏疏下又忝及史莖巡按准揚署巡鹽事侵匿課銀二十一  
萬有旨着回話莖奏臣孤之寡援屢奏奸惡向年文震孟姚希孟為  
詞臣之雄死者死矣震孟借虛名以入閣入閣便行移去後復草疏稿

募成德代上臣曾有論靡之徠索一語議論之風兩寂然二語故士  
聰借考選事硬以徠索二字誣陷臣也士聰復上聖主神明燭鑿疏  
列惟嘉納賄事款奉旨提其家人下錦衣衛究問惟嘉旋以此去已  
又逮其子敬宗下獄同家人田登第等俱問邊衛充軍仍追贖充  
餉

南科張焜芳復疏忝史莖巡鹽贖私狼藉等事御批云史莖鹽學  
多端比匿攫利大干法紀與機俱革職并吏睢承吾俱拿解來京  
究問莖以十月十二日得報隨即赴京潛入薛國觀寓謀定乃投獄  
上疏辨謂昔年以忝劉鴻訓錢龍錫為朋黨構陷并及楊士聰馮元  
颺諸人又言焜芳為中書炳芳之兄向來旨意洩露皆炳芳為之



疏下閣擬票上發改再三最後擬楊馮俱革職焜若提問上不許御  
批云不欲牽累多人乃票焜若革職候訊止提書吏余伯和問此疏  
寔出黃應恩構造欲設謀相陷也莖奉旨行查後巡藍太監楊顯名  
回奏為之彌縫惟于交際六萬兩則云臣不能為之諱以故莖久稽  
獄中未幾邊警至此案遂不結莖竟憤死而事始釋

張至發因曹荃疏忝連疏請勘奉旨卿連疏請勘心跡愈昭何足  
與辨云：張乃上疏求罷云臣佐理無能當去諧世無術當去切位好  
賢當去一去而揆疏清群構息朝議不至紛紜天憲不至屑越焜  
百官言終篇無一病字者所云賤体頗康者果于此疏見之奉  
旨有回藉調理語時人傳笑以為遵旨患病云然以首臣去位成例

剛然而百金之賞半裁行人之送復罷揆席漸輕性規又一變矣張  
去而孔為首至六月中亦即放歸票旨亦同僅賜路費五十金彩段  
二表裏而已

四月十二日上御徑筵畢召對六部問邊事本兵楊嗣昌奏有善戰  
者服上刑等語上諭曰此是孟子言六國兵爭事今大司馬彰九伐  
之威當明春秋大一統之義奈何云：隨戒以今後勿復爾時上嚴  
色俱厲又言楚撫余應桂用將官事嗣昌言應桂任御史時曾有  
疏忝臣父臣今不敢以私心駁其所用之人先國家之急而後  
私仇也未幾嗣昌入閣應桂就逮其轉移甚秘人不得而測  
矣

二十八日上御中左門召侯政諸臣親賜策問勦寇需兵養兵需餉也蓋採鑄雜取近効搜括加派民力已竭將何策以處此又奴逆抵邊不犯而退是何我謀各悉心以意見條對欽定取曾就義朱天麟等五員為編修張楷彥汪偉等五員為簡討王調鼎熊維典等一十二員為拾事中李嗣京等二十之員為御史閻嗣科葉樹毅林蘭友詹兆恆為南道御史其餘並授各部主事時沈迅張若麟但授刑部蔣壯己陞同知成勇陞南吏部先出京不與考旋以涂必泓言拔成勇為南御史後以論楊嗣昌奪情入閣革職逮問越數日上又傳諭吏部將曾就義等條陳擇可行者各酌議具覆曾就義江西人作縣頗著清名對策中言百姓之

苦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盡廉即稍從加派以濟軍未為不可上喜其說遂擢第一入詞林未幾即有練餉勦餉之加

五月火星示變上于宮中齋沐祈禱青服減膳并諭各衙門素服修省樞臣楊嗣昌時言倡教議遂借兵變援引前代事疏奏云科臣何楷疏駁之云嗣昌引建武欽塞故事欲借以伸市賞之說也引太

平興國連年兵敗故事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其附會誠巧至永平二年一條所述皇后馬氏等語更不知其意所指斥何在且前言后妃後言陰宮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是何為者耶得旨不必深求是時傳田貴妃與中宮不相能上亦久不見中宮故嗣昌疏中隱伏批激語為何疏忝破嗣昌隨有辨疏其詞甚危而于市賞招撫之說



絕不一反蓋前召對善戰上刑之說其機括已陰轉矣說者謂之大  
用宴借徑于田貴妃以後有棹靈王事嗣昌疏請持誦華嚴經時  
方在楚中督師僅隔旬日而疏至益信其交結有自云

六月十八日召府部卿寺院官集中極殿考閣員親命題云天象頻  
仍今年為災甚烈金星畫現已逾五旬四月大雪凍斃人畜朝廷腹  
心耳目寄托臣工有舉司劾譴尤易起枉直難分寇尚未滅勦局難  
更奴虜生心邊餉久欠民貧既甚正供尤難侵剝旁出如火益熱至  
拯字清謹者又多自傲遂非頑處置得宜禁嚴有法卿等忠能體  
國才足濟時其悉心條對先因會推三次俱不愜上意至是授兵  
部尚書楊嗣昌戶部尚書程國祥禮部侍郎方逢年工

部侍郎蔡國用大理少卿范復粹俱入閣辦事嗣昌仍帶管兵部事  
尚在制中也當日與對者三十餘人天方大雨對畢命題已近一鼓  
及草了事蓋上意已定特以考為名所最注意者獨嗣昌程則以  
房號蔡則以牙石二事得上心范與方不過其携帶者耳房號者借  
合京債居  
一季之租及天下會館住者亦出修理若干初謂可得五十方其後  
或畹熟臣巨瑄稟從隱匿所得僅十三萬已而牙石者崇文宣武又  
大街列之予中以備出而除道者時培修外羅城不及取石蔡建  
議用此然用力衆而工費浩所得不償失也二臣之受知止以此  
宣大總督盧象昇疏振丁憂上命料理候代員缺諛部連催有不拘  
在藉守制之旨因推陳新甲往代時新甲亦在制中嗣昌欲援以  
自解也于是詹事黃道周連上三疏其一言天下無一父之子亦  
無不子之臣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豨狗李定不丁繼

母憂宋世共指為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自有嗣昌而海內無行蒙垢貽禍其親者皆擲塊投杖思攘節我之柄今盧象昇槌心泣血以俟奔喪又忽有併推在籍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者可以不去也聞喪者可以不去則是為子者可以不父為子者可以不不父為臣者可以不不忠也夫人遺其親必不利其君壞子家必不成於嗣昌在事張綱溢地之談款市樂天之說才智畢覩矣更起一不祥之人予之表裏指鼻指鼻說夢描風猶狼狽之數倚肩並走亦何益于負重乎其二疏言項會惟陳新甲聞其丁艱總未終制而又聞其走邪徑托提足天下即甚無才未宜借及此也凡論人才觀其所維則知其兩易批龍鱗之難也

于履虎尾冒斧鑕之難于冒鋒鏑今諸負氣節敢直言者半棄不錄欲使諸較美容悅者叩頭折枝以進非嘗之沙豈可得乎古人多有忠臣孝子無濟匡攘之用者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于功名之門者也天下即無人臣願解清華以執鎖鑰何必使被林負塗者被不祥以玷王化哉其三論遼撫言一燕引隆慶通市故事今日情形之不同者有五事之不同者亦有五即款矣成美以視寧錦遵薊宣大之師何處可撤者而謂款奴之後可撤兵以討寇乎因又言兵之不可撤者有十乃諸臣共為款為陰謀不得不款之情惘疑聖乘陽設不得不款之形搖惑衆志違撫既無成而由受笑于樞臣又無成謀而外受笑于遼帥三窟分營鬼技于出不幸而成



則遜青于朝夕之間、貽釁于三年之後、振熸王以縣膏斧、率而不  
成、則委區朝、謬稱築安、受福敢以、豈為是、豈臣子所為乎、是  
時內外合謀、已陰遣賄者、周元忠往來商此事、矣、惟此一疏、直盡  
斥之、

七月初五日、上召對廷臣于平臺、先召吏部尚書商周祚侍郎  
董羽宸、責以會推、閣臣多濫、詢及召兵部、署侍郎許世蓋、論以  
倘邊要多、備儲糧、再及召兵部、楊嗣昌、問邊報各路情形、嗣昌對  
此時或無大業、又向流賊情形、嗣昌對洪承疇用兵、久漸有成效、  
孫傳庭亦有才、用兵、勦支屯課、不待勦、餉、尤為難得、及召刑部尚  
書劉之鳳、侍郎王命璿、論以刑獄之事、只是情法理、虞公慎、又

論獄情、宜既通、保候各犯、宜速審結、及召工部尚書劉道憲、侍郎  
李完斯、論以南小城工等、宜速完、及召都察院左都鍾炘、余都徐  
燠、論以南諸御史、宜廣、曾頌憲、綱、未見、道行、次、召少詹事黃道  
周、上曰、朕初而失學、長而無用、時役、徑、道中、略、知、之、無、所、為、而、為  
之、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之、人、欲、尔、三、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可、為  
無、所、為、乎、道、周、奏、天、又、只、是、義、利、之、辨、臣、三、疏、皆、是、天、下、固、字  
綱、常、名、教、不、曾、為、一、己、之、私、所、以、自、信、初、無、所、為、上、曰、前、月、二  
十八日、推、陳、新、甲、何、能、嘗、日、成、疏、且、說、死、于、時、會、何、也、道、周、奏  
因、同、鄉、御史、林、簡、友、科、臣、何、楷、皆、有、疏、恐、涉、嫌、疑、上、曰、今、送、無  
嫌、疑、乎、道、周、奏、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上

曰清原足美德、但不可傲物、遂非、如伯夷是聖人、之清、若小廉曲謹、  
止叫廉、不叫清、道周陳文子不能強陳大節、不可現、夫子說他清而  
未化、夷有大節、可現、所以說他是仁、上曰、你說仁智勇、就是清、任  
和字多牽強、道周得仁智勇、誠明之義、辨說一番、因言綱常、  
名教、禮義廉恥、皆根本上事、如無根本、寧做得事業、奏未畢、  
輔臣嗣昌出班跪奏、道周論臣止為奪情起復、原非常理、臣曾具  
疏再辭、名綱常二字、臣不敢不剖明白、君為臣父、為子綱君臣還  
在父子之前、古來列國君臣、可以去此適彼、今一統君臣、為臣子無  
所逃于天地、即臣父母、皆受君恩、而無所逃、臣又逃于何所、祖宗朝  
非其人、不奪情、臣控辭不獲命、意詞、臣中必有博通經義者、可

以代臣力言回天、聞道周為人所宗、意必有持正之言、今謂不  
如鄭鄴、臣始數息絕望、鄭鄴杖母禽獸、不如道周、又不如彼  
還講甚麼綱常、道周奏大臣聞言、義當退避、未有跪在上前  
爭辨、不容臣盡言者、嗣昌奏臣為綱常名教、不容不剖、委覺  
非体、望皇上用道周而放臣、上曰、這疏也不為奪情、近日人情  
各有所為、道周奏臣為一人之私、只用緘默、自取富貴、何苦  
與他對辨、上曰、你等端污詆大臣、又以大題目說他、不得不辨、道  
周奏臣與嗣昌比肩、事主比不得、詆毀大臣、自少讀書、于今  
五十年、無一事不可對君視、上曰、既如此、又說不如鄭鄴、道周  
曰、臣說原文、章不如鄭鄴、上曰、你說陳新申走邪徑、跪



呈何為邪徑、疏中較美容悅、叩頭折枝者、是誰道周奏人心正、則行徑皆正、邪則行徑皆邪、新甲在蜀中、聞命辭謝、往復須八九月、不得來、盧象昇又不得去、嗣昌在司馬堂、則可、政府則不可、嗣昌一人為之、則可、呼朋引類、使成奪情、世界則不可、上曰：朕正要再問鄭、鄭五倫皆絕、許曦等說他罪狀甚明、雜戕到有公論、道周奏、臣若有心功名富貴、只當附和說、鄭、鄭不孝、豈不能取悅、正是臣無所為、古今獨立敢言之人少、諂諂面諛之人多、故臣不得不言、上曰：少正外、當時亦稱閩人心逆、而餘行僻而堅、言偽而辯、順非而澤、記配醜而博、不免孔子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奏少正外、心術不好、臣心正、無一毫私、上曰：前以爾偏激、稍

示裁抑、後因捺字、隨即賜環、前日暑天、仍成一篇文章、才亦可愛、不圖這樣恣肆、道周奏、臣今日不盡言、臣負陛下、陛下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你的說都是虛話、一生學問、學得這張倭口、起去罷、道周叩首起、復跪奏、臣還將忠、佞二字奏明、人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者、為佞、是在君父前、諂諂面諛、為忠、耶、忠、佞不分、邪、正不明、矣、何以致此、上曰：不是輕易加你、這個佞字、向你這邊、使道在那邊、非佞而何、若論紅牌、轉換支吾、就當斬、道周起、諸臣各叩頭、上又召面諭、曰：朕不才、不能感諸臣公忠、為國憂心、不智、不能辨別是非、邪、正不文、不能宣布極化、不武、不能剷平禍亂、凡此皆朕之寡昧、即朕之愆、先、爾係國運、世道人心、今一等機械存心的、

專  
于黨同伐異假公濟私終簡用一大臣百般詆毀律以祖宗之  
法當何如今虜寇還易治衣冠之盜劫雖除以後再有這等  
的立置重典閣臣以下皆承旨退道周降五級調升任

同時疏論嗣昌奪情者自何楷林蘭友外又有修撰劉同升編  
修趙士春皆奉旨降三級調升任南京兵部尚書范景文等  
公疏請允嗣昌守制召還黃道周何楷等上責其朋謀把持查主

稿何人景文再疏認罪命削籍為民南道御史成勇疏言臣見嗣昌  
疏有信仁不遺親義不後君之語反覆辯論無非避不忠不孝之名是  
嗣昌猶知有君親猶可以忠孝之言告也今即就其言詰之嗣昌謂  
古之君臣列國之君臣可得而避今之君臣一統之君臣無所逃

于天地之間是三年之喪可行于古而不可行于今不知嗣昌所引  
者何古所指者何臣所據者何代之經何國之典豈非聖諭所謂另

一邪說者邪信如其言是此為臣者皆不當終三年之喪終則為  
後君為不臣先聖之詩書可焚先王之典禮可廢不乘人類化而為

禽獸不止也上責其黨同伐異命逮向先是道周疏御筆稟輕處  
若麟上疏言道周飾文藝以文奸言務在假托道理以把持朝廷顯  
行其引類呼朋之計又有老魔之毒慨既拔山魁之稱德難藏等語  
未幾若麟遂以刑部改兵部矣至壬午年寧錦告急若麟奉命視  
遼臆備戰以致陷沒甲申閩賊之亂若麟屈膝投誠得授偽官其人  
本末如此可見矣

張若麟既營求嗣昌調部有日矣御史涂必泓忽出一疏言刑部  
所司民命而人多厭薄之是以司官強半皆鄉科任子偶有一甲



科輒調別部豈司民命者當專用不肖乎請著為令刑部官不  
許更調奉旨申飭若麒憤無所洩乃出平賦後疏謂御神劉虎  
賦後遺害小民內有御神討虎等語有旨御神討虎等語據實  
回奏若麒乃指莊應會范良彥素弘熱奉旨俱行撫按逮問若麒初  
意因與同鄉高弘圖爭一庄田構怨將指及之或告以弘圖之朝大  
節忤瑞去位萬不可誣之必于若麒大不便不得已乃以三人  
充之袁范皆巨惡素尤逆黨護局之魁也然張之為此寧塗疏激之  
使然涂與楊廷麟同鄉同年逆類楊寧使之後與嗣昌比取以修怨  
于楊者不可解矣

戒前皇親駙馬不安分素受授獻伯占者許科臣科系又論周

奎田弘遇袁祐尤非他比宜先率禮為諸戚臣倡袁與田係貴妃父  
也袁妃居翔坤宮田妃居承乾宮袁僅生一女寵愛去田甚遠祐亦  
謹畏與弘遇相反弘遇好結姻藉神皆樂與往還承乾鋪設皆  
遇外備古玩時器及壁間字畫無不精好妃又洞曉音律管絃琴  
奕色皆工間侍上鼓聖情悅豫上曰誇于國母曰后獨不能此乎  
國母正色對曰妾本儒家惟知奉饋且曰妃從何人授指法上色動  
妃自言妾母所教遲數旬妃母入宮寔能鼓琴上意始解

武清侯李誠銘慈聖太后神宗內字也上以國用匱乏為憂閣

臣薛國瓊首謀勸借言在內唯戚畹非上獨斷不可因以武清  
為言遂傳密旨借四十萬金李氏初不在意督之日急武清先

督其子固安、死提其家人追比、房產俱行入官、有一女子、字嘉定伯之孫、嘉定請命于后、云人當患難、自無絕婚、理但取此女、婦勿攜帶一物也、諸戚畹合詞請寬、不允、戚畹遂人、自危、後因皇五子病、亟有九蓮菩薩下降之語、又見慈聖于空中、上大悔悟、諭停追比、復武清候爵、房產祿米、仍頒給焉。

上初年崇尚天主教、徐上海教中人、既入政府、立進天主教之說、將內殿供奉諸佛像毀碎、至是悼靈王病篤、上親之、王指九蓮華娘、現立空中、歷數皇帝毀三寶之罪、及苛求武清云、言訖而薨、上乃痛悔前事、頒諭內外、有

但願佛天祖宗、知不願人知等語、幾不成、皇言時、閣臣皆從外入、不諳文義、宰相須用讀書人、初年曾奉以諷、諸臣至此、何仍惜然、樞

樞輔楊嗣昌上四事、機宜疏請于鄉、寺科道等官、不拘資格、惟補臣部侍郎、其久推不至者、俟其到日、于別衙門填補、蓋指惠世揚為姓也、末云、朕言一司、系冗之極、時設協理員外、分任其勞、而余爵久推不至、請武選主事孫嘉績陞補、而車駕主事漆嘉祉等、列任無期、請勅吏部、遣沈迅調武選、張若麒調車駕、沈既調、即上疏條陳、也務一云、州縣無重臣、彈壓及敎所至、輒陷諸子、定州、靈縣、廣平、河間、等處、各添設兵備一員、一云



以天下僧人配天下尼姑編入里甲三丁抽一朝夕訓練可得精  
兵數十萬其餘條陳別事多類此嗣昌具覆稱盛其可用請改迅科  
員有旨沈迅着改兵部科給事中

九月 日以邊警命丁憂總督盧象昇留督天下勅王兵入衛  
初三日漏下二鼓傳聖諭平臺召對盧即策馬救詣都門平明  
入朝上諭遠來入衛忠勤可嘉賜花銀蟒幣畢問方畧如何象  
昇奏命臣督師臣意主戰上色變有頃曰朝廷原未言撫這都  
是外廷議論又曰勅虜典勅寇不同卿情重先是樞部曾以舞  
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喻虜宣接上云此与三苗不同三苗止  
員固不服逆奴乃凌犯天朝所云接議空出外廷洵有自矣

十七日 嗣昌赴軍中會議盧面折之曰公等堅意言撫誰不聞  
滅下之盟春秋耻之且象昇以承勅印長安口語如風倘唯從議  
則素崇煥之禍立至况麻衣引拂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將忠孝  
胥失何以載頽向于人手世時嗣昌並在制牛不覺色戰心作奮言  
曰若如此說若先生尚方劍當從學生用起矣盧曰尚方劍當從自  
己項下過如不能載敵正未易以加人若舍戰言接養禍厚因非  
所知也己復以手書折之云若獲濟封疆之事胸中有如許怪事  
始終不向君父一言倘閃爍奸欺到底當瀝血丹陛無言不盡也  
嗣昌自刻中樞集示備載盧此書想其良心亦有所不能諱不覺  
自暴其罪矣 于是嗣昌益用漸沮定計置之死地矣

編修楊廷麟疏言東西從約、墻領失事、楊嗣昌王毅之誤至此極也。因策事之可憂者在外有三、在內有五。且言督臣盧象昇以養寇責樞臣言之痛泣。夫南倖在內、李綱亡功、潛善秉臣宗澤、隕恨陛下。且及此時正言、殺之罪論。督臣集諸路援兵、別其強弱、以分陳易。及今一創、當必不敢再犯。凡天下之功不成于智而成于愚、者之才不生于功而生于學。陛下毅然內斷、先治內以治外。使諸臣以學自衛、以愚衛國。疏上、命改兵部主事、赴象昇行營贊畫。

十一月初七日、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入對。是日大風霾、久之。上傳侯風少息、進見。諸臣中頌畢、上曰：「在內之賊深入南方、閩外又報有賊、作何勦禦？錢糧平時歷欠、今有警一月、費折色三十萬、本色二十萬、作何措置接濟？有良策、面奏來。」良久言：「調度方略、行不一至。言錢糧多措、則有言令在京官民合助者、有言令在京官與親識商人借貸、俟皇上財用有餘之日還之、否則各官回家變產還之。科臣范淑泰獨奏戎事要在行法、不行憂而餉即天雨粟、地湧金、何益？」上曰：「朝廷何嘗不役行法？淑泰云、今奴臨城尚無定議、不知是要戰是要款？」上問主款之說何來、對言：「外邊有此謠論、又言凡涉邊事、却報一切不抄傳、外邊皆以為諱。上曰：「關係機密、不許抄傳、若塘報如何不抄傳？」上命臣閻卿等過來、諸臣平日營私不實心做事、有實心者、又憂謗、思議不敢做、所以如此。若平日用心、只以朝廷之事



為事焉有不濟之理、可得諸臣面奏的、同商酌奏來、樞臣嗣昌奏盧象昇先言欲南去、留總監高起潛在京防守、已又言奉旨、合同似難、狹往仰請聖裁、或留或遣、上曰象昇一人、豈能專勅、嗣昌奏三協、格道守令、須得人、因及推舉之難、又言設慶錢糧無策、欲叔開事例、行之、南京上曰、親民官取償于民、不可、開其餘斟酌開來、

十一月初十日、兵臨高陽、原任少師大學士孫承宗死、之子五人、孫六人、與子孫八人皆死、婦女童穉同死者、共三十餘人、諸子皆被服、服襦素、鏃礮文行、二帥壬子、宋人鈐、四帥秀才、鎗五帥、尚、寶司、丞、鑰、尤、等、偉、善、騎、射、曉、兵、事、城、陷、之、日、鎗、解、裘、血、戰、死、于、城、下、鈐、戰、敗、不、屈、死、鈐、子、中、書、舍、人、之、沅、秀才、濬、皆、死、三、帥、

鈐之子秀才之環被執、誑曰、引我得見宰相、以金帛、與、申、先、營、見其祖、拜而起、即授子大罵而死、鎗之子尚、寶、丞、之、浩、鎗、子、之、之、謨、與、六、帥、鏃、七、帥、鎗、皆、戰、死、城、下、鎗、被、重、傷、臥、積、屍、中、家、僮、矣、果、自、任、逃、歸、見、之、脇、中、三、矢、鏃、深、不、可、拔、口、張、不、能、言、果、負、之、歸、城、南、庄、覓、水、半、瓢、灌、之、氣、上、而、絕、果、以、十、四、日、得、主、屍、于、圈、頭、以、次、行、求、諸、子、孫、屍、乞、于、親、戚、松、棺、柳、姜、斂、以、麤、布、而、鎗、鎗、二、屍、終、不、可、得、事、聞、上、惻、然、念、慘及、闔、門、首、令、優、恤、當、國、者、終、其、事、久、之、部、始、題、覆、僅、復、官、予、祭、葬、或、曰、高、陽、令、雷、覺、民、首、輔、薛、周、現、私、人、也、盡、逐、平、日、守、城、官、兵、尅、其、餉、以、致、城、陷、事、敗、逃、匿、周、現、現、所、長、孫、錦、衣、之、浩、詣、闕、籲、天、請、侵、縣、令、以、此、逢、國、現、之、怒、故、卹、典、不、獲、全、給、

孫公在天啟時督師關門鎮守有功以忤逆菴而罷已已之後復起原官出鎮二年邊警稍息又以其為諸正人之領袖也構而罷之至是城破狗雜完節全歸亦何憾哉

首輔劉宇亮請躬行視師上命革總督盧象昇任能勸以劉往代十二月初六日上御平晝召見宇亮奏謝言原題督察驅勦殺輔雲晉惟賊是求非敢獨當一面今奉命代總督未免是一面之任不能督察諸言上諭鑒卿忠憤定可成中故有此委任行間有一總督賜尚方行事無以復加如止督察驅勦不過是監軍豈有監軍用如此大臣楊嗣昌亦奏請行上曰時輔臣無遣兩員之理諸輔薛國瓊等同奏首臣宇亮初具揭時臣等咸言事

体重大且兵將不相習還該斟酌上以成命已頒未便挽回劉出未幾終以無功罷歸時謂同事者有意逐之也

十二月十一日總督盧象昇率兵逐虜于賈庄兵敗死之時盧維擁總督之名兵寡餉缺呼應不靈既奉革任聽勅之旨時中樞為難必不相容因親率兵尾敵索戰追逐十里手改數級三鼓還營虜兵大隊圍賈庄對面不相視大帥虎大威猛能認盧力挽其馬盧以鞭擊其手不肯出圍縱馬血戰自辰至午矢盡力竭左乳忽中流矢方抽矢出鏃已復腰中一箭左右股各中一箭腦後右腮面門各中一刃遂斃于陣從狗者義勇顧顯崇于牧楊陸凱二人至十五日副將劉毅始獲其屍贊畫楊廷麟迎至真定東潤新年二月二十八



日始克大斂距死之日已八十日矣同死者衆死枕籍不可辨盧以首戴巾白綢巾故識之德監高起潛匿不以聞贊畫報至上曰大臣陣亡豈不可惻恨其調度舛錯不准予恤益入楊嗣昌之譖也于德張國棟至兵部欲掇飾送怯之狀上問國棟不肯嗣昌大怒欲刑之國棟曰死則死耳忠臣而以為<sup>遜</sup>力戰而以為<sup>怯</sup>何可誣也始愧而釋之

廷麟之題贊畫也因其疏忤奉兵兼以沈張之憾故相比為謀寔假手于盧以殺之盧未出師之前遣廷麟至真定與孫傳庭議事不及于唯敗報至嗣昌首先問曰楊翰林死否報者止知贊畫不知翰林為誰嗣昌再問曰楊贊畫死否報者答以已先奉

差不在營中嗣昌為不豫者久之嗟乎敗報之至正國事危急之時軍何如震惧失措乃止計及私仇未死者殺其死已死者欲飾以罪大臣心事如此

盧公為吾郡算與人少年登第夙負英略兩任畿輔府道即以知兵聞迨為七省總理所至躬先士卒斬獲甚多賊亦畏之相戒不敢犯盧亦軍也自盧去而賊益猖獗不可禦矣使當日終以勦賊事任之必能成功倭調之于邊已不能竟其用又以中樞之齟齬厄而置之于死地竟使人才與國運同喪也悲夫

十二年己卯正月北兵自哈密分部東下掠破章兵等縣直趨濟南城中新兵皆叛叔德王府閉門迎敵以德王殉于城下左布政張

東文參政鄧謙副使周之訓運使唐世熊知府苟唯善同知陳虞  
十流通判熊猷知縣則歷城韓承宣臨邑宋希堯武城李永芳博  
平張列宿荏平黃連極章立高仲光等皆死之焚掠數日又  
出濟南向東北所逼攻城惟武定不下連破鹽山慶雲等縣復回  
哨破海豐已由青山喜峯口出塞前後一月破順天二縣保定  
九縣河間十一縣真定十九州縣順德六縣廣平四縣濟南九縣  
兗州二縣東昌七縣共七十餘城已震東省失事諸臣罪案以  
撫臣顧繼祖惟奉命守德風事遽恢削籍敢請後竟速回同  
● 薊撫張其平德總兵都希韶總兵倪寵祖寬等之十三人俱棄  
市順撫陳祖苞先服毒死其子編修之遠以丁憂請上追恨祖苞

未正法命銅之遠永不叙用先是沈迅條陳有東撫不許離德州一  
步部覆如議繼祖遂認定訊地余謂敵無越德而南之理不意竟由  
東昌破兵駐夏津直趨濟南濟南精兵既盡在德州城中無備當事  
人無方略民潰遂陷德州聞者城陷兵心恒擾鼓噪挾鉤繼祖懼急  
以數千金塞其壘而兵遂不可用繼祖疏申言原派不許離德州之  
許嗣昌力擲之意及于禍

劉宇亮既自請督師各鎮勒王兵皆屬焉時兵將皆視虜所向以為  
趨避多蹂踐居民至安半偵者報敵至皆相顧驚愕趨避晉州城以  
避之晉州知州陳弘緒素負韜略閉門不納入城中士民亦較血為  
誓不許延入丁兵劉大怒傳令箭且將以軍法從事弘緒復請督



師以勦敵為任、今虜將至、正建功之時、奈何反殺入城、卒不能、劉遂  
疏劾之、有旨、逮劉、晉州士民詣闕訟寃、至願以身代、知州之死者不  
可勝計、弘循得以輕處、降囚改調外用、上乃頗意督師擾民矣、

劉既由晉州而南、行間大帥多尾虜、不敢擊、亦不能擊、劉上疏言之、  
其末章言、劉光祚、嗣昌與國覲、謀以此去、劉亦不在軍前、况原參疏中、罪原不  
到日、諸大帥俱分道前去、并光祚亦不在軍前、况原參疏中、罪原不  
至死、適有武清之捷、劉乃置光祚于監獄、而復請之、并上武清捷音、  
奉旨、優參、侯叙、殊為乖蕪、着九卿科道看議、嗣昌明知聖旨、推還之、  
謂必致參差、必不能正法、而遂劉之計、行矣、部覆、劉字亮、冠帶、向  
往、陳啟新言、看重議、輕沈、迅言、以旨森、嚴考功之法、未盡、于是改

議、革戕為民、國覲、崇首、仍候、事平、另擬、此楊薛二人、主謀、排擠、構陷、  
甚巧、故明旨、止言、看議、而加以、議處、究之、五案、定而、字亮、奉旨、免議、  
聖明、不知、其無、大罪、也、

張獻忠既降、復殺假官軍旗號、暗襲南陽、屯南關、授勦總兵左良  
玉、適至北關、殺之、使人召之、獻忠窘、逸去、良玉追及之、兩馬相坐、一  
箭射中其肩、一箭中其指、于乃斃、獻忠槍惶、向良玉、求刃、劈其面、血  
流被甲、部下孫可望力前格之、獻忠乃得脫、逃至麻城、良玉追勦之、  
獻忠兩日夜馳七百里、至穀城、營于王忠河、戊寅正月初九、殺殺  
城、出示安民、云、奉營志在匡亂、已逐、聞遠、適奉營釋甲歸、朝、尔百  
姓、其無恐、遂拘替老、具揭、遣可望、通賄、熊文燦、內有西碧玉二、方、

尺餘又有徑寸珠二枚文燦遂一力担当撫之二月良玉至襄陽巡按并執球巡王瑞梅欲誘獻忠來見執之文燦曰殺降不祥力持不可執忠恃文燦為援益無忌移練士卒鑄軍器穀城諸生孫以顯一見文燦教以孫言兵法已卯春叛形昭著左良玉請討之文燦故張露其事且強留良玉餽餼稽延時日俾獻忠得預為備獻忠乃以從軍運器甲資糧入房山都署已定文燦始出令進兵王良曰督臺從虎負隅使我櫻之不去必以逼過罪我今獲至即冒暑進討遇伏大敗良玉乃列其事于朝拒輔楊嗣昌劾之以十一月逮文燦付法司擬罪至庚辰十月棄市次年復逮總督鄭崇倫下獄以糧兵擅回失機軍機為罪擬辟以五月棄市其罪定輕于文燦竟同罹

大辟論者為鄭寬之

拒輔楊嗣昌疏議州縣召募鄉兵須專訓練之任或文府佐一員

為將領州佐一員為守備縣佐一員為把總裁制訓導之一為武職

府率一千州七百縣五百其工食或量于地畝或取于牙行或富義

之捐貲或居民之稅產設法通融以倣古時文武相兼之制上俞以

之工部侍郎張慎言疏言其不便者數事上命責成撫按詳議究

竟徒滋擾擾未能盡一奉行也嗣昌先又有疏述議政議生童必兼

試騎射議御試副榜准作恩貢送入國子監行積分法其數視正

榜之半先一日發榜以杜私弊俱允行後副榜貢至京送監但

改一二優等便以科道自居卒之未嘗用一人得一人也次科



仍停不行

御史王聚奎劾陳政新愆失戍上責其妄下都察院議廢余都李  
光春議以罰俸上不悅竟調外任以吏部董羽宸不能取正奪俸  
六月上怒光春不已罷黜之然故新之用上亦悔之只是不肯認錯  
其後姜棟上五科之疏下部者議部議有刀筆之語上不悅諭輔臣曰  
處分可矣管他甚刀筆

八月命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賊賜尚方劍督師輔臣銀印給帑金  
四萬賞功牌千五百蟒行緋褂各五百九月陞辭賜宴軍營後復  
賦詩以寵其行詩曰藍梅今日作干城上將新聞細柳營一掃寇氛  
從此靖邊期教養遂民生所以寵之者至矣嗣昌馳至武昌申明軍

令鼓舞將卒一時嚇然有賊克列國能來降國能者陝西諸生衆亂  
推為帥至是降于嗣昌：造其壘信宿而返國能感動傾心嗣昌  
先遣兵搜捕李自成自成跳入雒陽深山中不可得而均州賊帥王  
光思亦來降嗣昌以左良玉所部多降將謂可倚以辦賊疏請于  
上拜為平賊將軍又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為軍前監紀次  
年二月復賜內帑萬金賜斗牛服又賜海驢馬一疋騾馬一駒昌  
註軍襄陽大調各路兵會勦時老回、華裡眼左金王南營四股  
合二萬人分屯南直英薈諸山寨犯安慶桐城諸路遠將黃得  
功川將杜先春屢戰屢却賊每避滿軍賊多購斬黃人為間或擄  
葉囊著蔡為醫卜或談青烏姑布星家言或為溜流黃冠或為

乞丐武術分布江皖諸境覘虛望時、突生焚掠毒流四境  
十三年庚辰正月考察天下官員東廠緝獲賄冊進覽命掌科  
阮震亨掌道周堪慶回奏吏部尚書謝陞疏奏震亨通賄賂頻有  
擾命下震亨鎮撫司打問案未結、又逮劣吏貪官淋  
江布政司姚永滿等三十七人下刑部獄完問定是丁丑外計  
永濟以錢糧積欠部覆為民浙省在京諸神溫休仁姜逢元等五  
十餘人合詞保留稱永濟若身廉慎移弊戾明為從來方伯之寵  
乃准降級管事至是以貪處若追問前此保舉之罪不知何  
以解也  
仙居知縣過周謀為薛國現門生托同鄉吏部員外熊文奉營轉

禮曹令文奉之父貽書入京隱語餽國現五百金時文奉方奉陝西  
典試命未還京也送書人為東廠緝獲上問國現疏辨命逮文奉父  
下獄究問文奉具疏為父代罪不允與周謀俱遣戍  
文武品官服色祖制既定奉行已久惟是武弁染服獅子上至是重  
行申飭武臣三四品俱貂制服虎豹至內臣從差之式蓋直損之洒  
掃服後之末祖制良有深意雖太學極尊止于正四品尚有賜蟒  
不過田衣之賞齊耳是時上取山海經進覽採取各種獸名定頒  
服式以天驕馬為極品識者謂至尊左右環列異獸蓋不祥也  
庚辰三月十五日上御皇極殿策諸進士上乘步輦降殿階從  
容周視距諸士几案咫尺上親閱試策諭禮部傳臚展期十九



相傳旨召進士楊瓊等孝至合極門中使執名冊傳呼其人等  
四十人至文華門外序立上御殿諸進士行一拜三叩頭禮畢  
上諭曰尔等前日所对的策切實的固有浮泛的亦多特召尔等  
四十人來問減奴雪耻一事尔等奉問之功既久時勢之感又係各  
得胸中所見明白奏來如切寔可用不拘常格用諸士承旨起過  
東便主中使捧一黃綾函傳御題十幅即面諭語每四人共閱  
畢以次跪報姓名对上注註甚殷執御筆書錄教語或有名註圈  
點者分十班對畢行礼出二十日傳臚賜魏藻祐等世採高尔儀  
及弟又傳至諭昨召諸士奏對明爽者趙玉森姚宗衡劉瑄孫一脈  
張以祖着授翰林書雲師周正儒空國柱周壽李如璧授科員馮

垣登陸純德陳羽白魏景琦吳卯臣授御史稍明者董國祥顏澤張  
朝從葛奇祚錢志騶張徑呂陽盧若騰蔡肱明田有年授吏兵二  
部司官即行察缺填補初國中始例進十二卷上命取餘卷至再  
三皆以十二卷進共至四十餘卷皆一一召對親拔數人恭維北通  
州人自言三次守城功上心識之遂拔第一壬午冬復以面對稱旨  
超拜詹事入閣旋正首授甲申之變不能盡節為賊夾辱而死負  
恩甚矣

上以改選名列第首傳諭吏部將廷試統教某人貢生二百六  
十三人與康宸等悉召進士選授部寺司屬推知等官此係  
特用後石為例于是與選者遂鑿黃旗竿稱御進士此一奇也



卒無一人可用可副破格特恩者  
江西巡撫解學龍疏荐布政司都事黃道周有學問直貫天人  
品行無忤周孔等語上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徇私法俱着從  
騎速問工部主事葉廷秀上疏救之上怒甚命廷杖廷秀一百道  
周學龍各八十俱仍下刑部擬罪國子生余仲吉復上疏言道周清  
忠苦節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賢  
之直諫維志出而空優客皇上欲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  
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併劾通政司使施卯曜過抑言路上怒逮  
仲吉廷杖一百卯曜革職下道周等鎮撫司打問逼供回黨鍛鍊  
甚酷乃指數員塞責因及通政馬思理編修黃文煥吏部主事陳

天工工部司務董養河中書文震亨俱下獄有崑山諸生諸永明持  
曹錢貽仲吉亦在繫中刑部司官吳文燦遲案不上廷杖六十革為  
民諸人杖皆不死得錦衣郭承昊調護力也刑部尚書李覺斯亦  
革職為民一番具招一番戾政淹滯獄中一年餘至宜興再召片語  
回天始得解網事詳後卷是時武陵亦已自盡矣

大學士薛周觀冠帶河任拾事中表愷再疏劾其納賄有據并及  
吏部尚書傅永刑部侍郎蔡奕琛等並免官又逮左副都御  
史葉有毅下刑部究河時株連頗眾旋遣從騎速問國現到京師賜  
自盡籍沒家產入官周觀初與嗣昌比謀去劉宗亮送正首控益  
無忌憚任用私人至陞彥通賄賂于外怒先中書周用與楊維洪



不為用捏洩旨事奉之皆斃于廷杖兩人之宗遂密得其袖頭事  
件報于東廠令具事件密聞于上、心動久矣適史堃死所輦多  
金為布置地者皆入于國現周揚之家嚇堃之宗人出首事已上  
聞錦衣衛提其長班鞠問供吐甚詳國現既辦提楊士聰之宗史堃  
別有緣故又稱堃曾奉黨人袁崇煥等為黨人報復云、已而奉  
旨諱處私人王陞下獄部覆國現初任出都之日賍私累、用  
車數百輛車兩家復從羅卒具事件密奏聖心益怒特旨王陞  
彥即着會官斬決而國現復逮凡招上或斬或絞卷中已詳奏旨  
由云即着會官處決今陞彥招未成裁自聖斷故云斬決此旨從  
案所未有也後吳昌時之斬奉旨亦與此同人謂陞彥  
之罪實由昌時設謀構成故天報不爽國現逮至候

命外寓而勒令自盡之旨下時已高卧家人報錦衣賈詔至暨曰  
我死矣倉卒覓小帽戴之宣詔畢頓首不能出勢自盡後復帥視回  
奏次日始奉旨准收斂蓋懸梁者凡兩盡夜云

十四年辛巳正月二十一日流賊李自成陷洛陽福王自殺先是河南

撫鎮分汛禦寇總鎮王紹禹主守雒城賊在宜陽永寧殺王戮官詔

禹即揭報撫臣且盟在城各官分門堅守羅劉二將營于城

外十九日賊至羅劉戰敗賊遂抵城下二十日力攻一日至更

餘有叫喊于城上者兵士盡譁先執王守道索糧王府

中人開北門放賊入守道王胤長知府馮一俊鄉官尚書呂

雅祺寺副邢紹祖俱不屈死賊入王宮執福王將擁戴之

云神宗皇帝原有意傳天位于大王王叱之曰我從不聞  
此語何敢背義造誣賊又請王諭著王不可賊遂以繩  
進請王自裁王又叱曰任汝殺我賊遂共愆殺之有小內官  
崔升勸王寧死勿屈抱王至死不去并見殺兩承奉告賊  
以棺斂王尸示即自殺賊盡焚王宮留十餘日煮粥以饗饑  
民又考賞秀才于二月初二日棄城開營一路上魯山一  
路上汝州劫掠滿載去後授書辦即時昌為總理統  
守維城閱一月後巡檢李仙風至孟縣誘執賊將以兵臨維  
城時昌開門迎入仙風遂以賊復奏聞言福王受驚病死旨責其  
欺飾逮下獄論斬

二十四日上御乾清宮召閣部科道諸臣入諭曰朕御極十四  
年國家多事後遇飢荒流寇猖獗近且攻陷維陽福王被害  
夫親仁民仁民愛物親林不保皆朕不德所致真當愧  
死蔽淚俱下閣臣奏此係氣數所致上曰說不得氣數就  
是氣數亦須人事補救年來何曾補救得幾分召兵科  
張縉彥命將河南事奏來縉彥奏福王遇害是遇害  
時有內員環泣不忍去上問何名縉彥奏是崔升又  
問世子有何人跟隨縉彥奏聞有王府校尉數十人上  
長嘆淚下因奏福王身死社稷蕪荏祭慰問都宜從厚上  
曰說得是因召禮科諸臣曰朕欲差一員前去各奏來



李焜奏督師出兵一年有餘惟初次有瑪瑙山一小捷  
今遂寂然須另遣大將幫他上曰督師去河南數千里  
如何焜管得到你們不當設身處地李焜奏正因其焜  
管不來故請再遣上曰已遣朱大典便是大將章正  
宸奏閩賊從四川來樞臣陳新甲旁立急應曰自秦來  
不自川來言至再蓋從川來則責在嗣昌也上召新甲  
諭曰卿部朕司調度須為服執法如姑息悖事皆卿  
部之罪縉彥奏維封失陷凡王府宮眷內外宦紳士  
民焚劫甚慘急須賑濟上曰朕即措發諸臣叩頭退  
即傳諭副馬都尉冉興讓太監王裕民禮科彙高標

前去河南慰問世子詳察福生宮眷存亡及殉難官民人  
等除前發賑濟銀二萬兩外御前發銀一萬兩坤寧宮  
四千兩承乾宮三千兩翊坤宮二千兩太子一萬兩慈  
慶宮一千兩慈寧宮皇祖昭妣五萬兩皇政定妣五  
萬兩賚去支用

二月初三日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屠王府官民人等  
數萬人先是嗣昌在本兵時謀練兵十餘萬于各邊特  
加練餉更浮于遠餉之數至是即撥練餉為勦寇之  
用餉足而民怨已極嗣昌進勦張獻忠！出戰墜馬幾  
被擒復逸去逃入瑪瑙山中嗣昌令降將劉國能圍之獻

忠食盡分兵四出抄掠不得糧者歸即殺之其未歸者  
懼殺詣軍門降因能將之前行仍稱糧至獻忠聞營  
延入因能乘其不意縱火大戰掃其營壘擒其妻孥及  
賊黨存以凱潘應鰲等送襄陽獄獻忠批藤墜岩澗逝去  
率衆直走四川隨又困之竹溪房縣大兵四面圍之毫髮  
間隙可容片甲遁去而蜀接邵捷春與嗣昌不相合又能諛  
言殺將楊茂選軍士皆怒于是夔閬失守賊復逸出部署  
稍定復返湖廣假稱楊嗣昌部兵至坐乘八轎併民扛大棗文  
書印信皆同道府不疑延之入城一上火起賊入合城鼎沸  
獄中者俱出與之合先攻襄王府執襄王坐之堂下獻忠効以

卮酒曰吾欲斷楊嗣昌之頭而嗣昌遠在蜀今當借王  
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杯酒因縛王殺  
之隨焚其屍又殺貴陽王常法等四十三人承奉閩周  
鼎等八人知府王承曾保福清王常澄得脫督輔楊  
嗣昌在荊州聞變懼禍遂自縊死時三月朔日也監軍楊  
卓然以病故聞上諭部院嗣昌維二載辛勞一朝尽瘁  
有瑪瑙山等諸捷不能掩閩獻鵠張兩藩罹禍名城屢陷  
殺掠頻聞雖病故還着九卿科道會勘議罪  
先是熊文燦檄俞事張大經監獻忠軍大經初至為陳說  
禍福獻忠頗為致教及文燦措置乖方獻忠遂拘大經為質



大經悔為文燦所賣鬱鬱死于房縣中獻忠駐札穀城時知縣  
阮之鈿多方調護士民賴之獻忠叛之鈿瀝血書絕命詞于  
襟仰藥死其破襄陽也知縣李天竟北面叩首置印于案自  
縊死推官鄭曰廣被執不屈死嗣昌之初出督師其輜重裝  
入大鏡中寄于固始縣庫死後知縣時<sup>敏</sup>取之以歸不下數百  
百萬敏以此營陞兵部科甲申降賊後先為鄉里搶掠其率  
乙酉之變盡行燒燬併殺其身焉今其子且不免負薪矣嗟  
此皆民脂民膏也天意豈容若輩享哉

蜀撫邵捷春為楊嗣昌疏奏奉旨差官旂逮問捷春夔  
閬之失不為無罪然在地方豈得民心軍民因閬然逐  
散官旂蜀王為之疏請奉旨朝廷大法豈容百姓阻撓邵  
捷春着巡按差官護送來京下刑部究問坐以失機軍機  
決不待時斬旨未下而先一日報卒上疑有洩漏情弊  
并處該司官

自邵捷春得罪後繼之者為陳士奇但清謹而無  
禦亂才故蜀事益不可為矣蜀紳初舉臬司馬乾  
者得民心有邊才宜推為撫當事以其為乙榜也  
余故抑之而別推噫此何時也何地也而推拘資格

諭吏部凡遇侍郎迎接員缺須將資深翰林因推各

各部侍郎仍許兼侍讀學士惟巡按不許于是推詹  
事李紹賢為戶部右侍郎督理錢法未幾又推原任  
祭酒倪元璐為兵部右侍郎

刑科胡周高疏言外戚張國紀所託懿安皇后事當  
日定不可危今皇七子降生宜加聖后後號上以其

無端突發疑窺伺宮幃令回奏旋革職下獄  
內閣范復粹奉旨清獄因奏各犯官共六十六名內

而尚書侍郎都察院科道部屬外而督按司道府縣  
等官無不畢具如原任尚書侯恂傳宗龍府丞戴澳

巡撫黎玉田常道三方孔炤給事中宣國柱耿始筮御

史成勇魏景琦兩司范良彥賀鼎司屬倪嘉慶孫嘉績慈汝學朱  
國壽朱日燦諸犯各殊幽沉則一當下部作速清理又特舉原任江

西布政朱之臣總兵劉光祚之才乞復官起用奉旨朱之臣准還職  
劉光祚准軍前効用

應天巡撫黃希憲奏報擒獲江海大盜黃尚忠得空船四十餘隻為  
總兵王之仁字偽湯夢復之功益尚不過海上賊盜之徒非寇盜比

也撫臣敢信將領妄報邀功從此海上日多事矣  
上諭吏部以時事多艱佐理須人日輔周延儒張至登賀逢聖俱忠

猷未竟各起原官入閣辦事著該撫按官敦請就道三臣各具疏  
辭不允閣中自戊寅年特用楊嗣昌等五人後己卯年又用費



張四知滑縣魏照乘蘄水姚明恭三人庚辰年又用徐州謝陞井研  
陳演二人自金谿病故韓城得罪武陵督師出其餘相繼去位是  
時閣中止范張魏謝四人而范亦旋予告矣一時諸輔皆無有當  
聖意者中推宜興才智可以仰副且林居以來又能化洛蜀之  
異同故依衆正優容敗類于芝庶吉士張溥禮部員外吳昌  
時輩為之營謀涿州田輔與高兵桐城輩亦極力資助通于內  
瑞竟得召用維及張賀二人而意則專在周也故二人到不久亦  
即罷去

時朝政委切歲事凶荒兵餉掣肘憂者是非評直及尚政府自  
烏程之後繼以涪川韓城皆祖述故智媚疾賢才盈廷重足久無

樂生懷矣宜其憂之思維濟之以寬首引用先朝故老如劉山  
谷鄭達徐輩召還言事迂謫科道復徒誤舉人廣取士額釋  
漕白欠解之併蠲民間積逋赦宥戎罪以下悉還家再陳兵  
殘歲歉地減現年兩稅蘇松常嘉湖各府許以次年夏麥代  
漕免將佐功罪賞四罰不踰時至卹死褒忠事等向期不予者  
皆朝報夕下天下仰坐手采如久污淨沐宿弊臨春之快又特請  
撤回監視瑄差停止廠衛緝事尤為不易得之數使天於平治  
則循此不交豈非救時宰相即繼美國初三楊無愧矣乃美不克  
終竟使身名與國運同盡也悲夫

諭吏部吏科曰朕惟足國貴在阜民強要兵在擇將今國用日煩民  
生日困朕心如傷每廷議足用則必取之于民言卹民則又慮詘于賦  
國與民無益足之云矣連牙設鎮不知凡幾推轂後勤登壇用效  
豈以天下之大竟無明習心計謀裕析衝者乎朕拊髀側席未獲  
一遇意者數求之道未盡也今特開社國足民科奇謀異勇科  
使海內人士望的而趨有以自見至訪求考驗徵辟選舉更須良  
法務期嘉懋傾心弓旌生色以稱朕破格意求至意該部科詳議  
規則奉行

四月差勳臣朱純臣戚臣刘文炳禮臣林欽楫携帶曉地理的  
會同守備太監南京禮部官恭詣孝陵循行察勘附陵三十里



地方及龍脉徑行之所俱不許燒灰作窰并泗州祖陵鳳陽皇陵  
一并踏勘時有奸民誑奏地方居人侵傷陵脉者故此有遣上先  
期御中極殿召內郡文武諸大臣面詢再三各賜坐宴于殿上  
又賜欵遣三臣路費采段

痔疔環日中極舊名華蓋嘉靖中易今名前即皇極後為建  
極經相連而中極極特為高閣上寶座周圍刻畫新形諸臣就席  
時奉以齋兼用酒止用茶計上十三人各一席各三十餘器  
皆御膳所蔬菓甚精潔非光祿寺蔬也上坐覽文書司禮大珪等  
立時跪承旨而諸臣左右坐宣德後久無此礼矣祖制宴群臣  
多在午門文華門外惟郊祀慶成宴三品及學士在皇極殿

內永樂中召坐西內因殿宣德中召宴萬歲山廣寒殿嘉靖中賜宴  
西苑不聞侍坐蓋正統中坐礼久廢矣今上十三年始謀行之而  
中極自國初賜宴親王外未有也

上既遣三臣往南城因時總督經營恐我政印因疏請帶印往南  
又請帶京營兵千人護行托言便道護糧艘北來相機勦寇上已  
許之部科俱俱疏言其非十八日上復召諸臣入諭三臣曰勘陵  
重典三公正卿帶千兵不為多但須嚴禁騷擾成國因言諸臣阻  
撓上曰他們說的亦是地方供應難且既有國防京營印不須帶  
去若言勦寇不將勘陵事慌了糧船北來此兵南去亦難兼顧  
京營印外面亦行不得只交協理侍郎即了

蔣德璟曰時科疏入並成固甚以阻撓為恨若各將疏意登  
揮得成聚訟上一出不言有既但戒諭再三嚴禁騷擾並解其  
京營印諸臣見其言之行不須再開口彼此無事形迹不露  
居然杯酒釋兵權作用也

北兵圍祖大壽于錦州填濠設壘穀糧俱絕有四卒間出云城  
粟足支半年苦乏薪耳傳大受語宜以車營逼之母輕戰總督  
洪承疇集兵待援未決奏聞上憂之召詞中樞陳新甲計將安  
出新甲求退與閣臣侍郎諸臣酌議請遣司官面商于承疇特  
有七可憂十可謀之奏祈 皇上察報因遣郎中張若麒往  
行營酌視若麒謂宜亟戰之憂承疇進師承疇不得已合兵十

萬率德兵曹變蛟吳三桂王樸馬科楊國柱王乳峯近錦州五  
六里方夜連車營環以木城部署定始旦奴以萬騎來攻独  
國柱遲至結營未及掘濠敵騎乘之國柱戰沒亡失萬騎餘營  
未動又相持數日官軍大潰初錦州被圍急投至方戰未決虜  
掘松山斷我歸路遂大敗蹂躪殺溺不可勝計若麒走海上從  
漢舟潛渡至寧遠承疇率守松山未幾報全軍覆沒聞門  
勁旅于是尽喪矣事聞上驚悼甚設壇都城親臨賜祭所  
以諒褒恤死事者極其隆重云究所以致敗者則自若麒之  
催戰為之○疏連若麒下獄擬罪

五月敕兵部尚書傳宗龍于獄以右侍郎兼都御史督兵討賊



九月宗龍率兵至新蔡與保督楊文岳之兵會賀人龍李國  
奇將秦兵虎大威將保定兵共結浮橋渡河合兵趨項城初  
五日兩軍畢渡走龍口自成汝才亦結浮橋于上沅將趨汝寧  
覘官軍至伏精銳于松林中陽驅諸賊從浮橋西渡人  
龍候騎覘賊還報曰賊渡河向汝矣次日宗龍文岳兩軍交孟  
字庄遇賊伏績人龍大威比奔國奇從之文岳奔項城宗龍獨立  
營當賊飛檄國奇人龍還救二帥不應宗龍穿濠築塹以拒賊亦  
穿濠以困之宗龍兵食不殺馬騾以享軍至十四日簡卒尚有  
二千夜漏二下潛勒軍突賊營潰圍出諸軍星散宗龍率  
散卒且戰且走次日至項城賊追及被執至門下呼于門曰我

秦督官軍也請啟門初秦督宗龍大呼曰我秦督也不幸墮  
賊手左右皆賊毋為所<sup>結</sup>賊唾宗龍大罵曰我大臣也死則死  
耳豈能為賊詐城以復死賊以刀擊之逆遇害事聞贈太子  
少保與世廕賊遂陷項城分兵屠商水扶溝所在土寇蜂起  
中原山陝無寧宇矣

楊傳公初巡按貴州定安苗之亂即以知兵名崇禎初年以  
樞輔孫公薦晉撫順天督薊遼尋以邊警逮下獄論罪復  
起宗巡按四川擒涪川寇有功即晉任中樞在楊嗣昌入閣  
之後嗣昌奉命督師討賊數上章請兵食不能悉應抗章  
言中樞不稱任傳公亦疏劾嗣昌後以氣凌廷臣耗國家兵

食不能報効時上方信任嗣昌為奪傳公官下之獄嗣昌敗  
復起三邊總督任勦寇事一時竟推其揮霍之才可以為  
國字独任重擔然徐其宦績按黔一年撫畿一年督薊二  
年再起撫蜀一年為司馬一年為三邊半年未見其有  
較敵定變定効奇功也蓋有才而不用與用之而不能竟  
猶勿用也今傳公非不用亦用之不竟也其按黔治兵有序  
矣何不即以為撫其撫畿督薊雖無顯功亦無債事何  
以罷官論罪撫蜀未幾何以即入中樞中樞之席未煖罪  
未著何以復革職下獄迨倉卒起之國固即授以督師與  
諸邊兵將俱未素習而驅之使戰遂未免一挫而死嗟乎

但成一死節之名其于天下事竟何益哉

賊既大敗秦督兵乘勢直破歸德督師丁啟濬自高城北各撥  
左良玉期共擊賊楊文岳亦招集散亡于陳州兵將稍集自成  
汝才合兵陷葉縣殺守將劉國能初國能與自成汝才同為賊  
後降于左良玉汝才深恨之至是聞國能左都督  
能力戰不屈城破被殺事聞詔贈國能左都督

十一月陝西巡撫汪喬年率總兵鄭家棟牛成虎賀人誌將兵  
三萬趨河南先是在陝西登李自成先塚得小蛇即斬以狗警  
師進兵以輕騎萬餘抵郊時襄城先破喬年遲疑不敢進  
襄城貢士張永祺率邑人出迎官軍屯于城下自成聞之解



郟城圍來迎戰奮年安營未定有二將先逃官軍潰賊乘之一  
軍盡覆奮年以數百人入城居守五日城復陷奮年被執見殺自  
成深恨諸生遂剽削百九十人又購永祺永祺匿免屠其族九家  
殺守將李萬慶萬慶乃降將閭塌天也累功至副將至是死之詔  
贈官立祠襄城自成再破秦師獲馬二萬降秦兵數萬威震河  
洛乘勝圍南陽城陷德兵猛如虎死之時楊文岳屯杞縣丁啟  
睿屯汝寧太監劉元斌率京軍救河南河南陽陷乃擁婦女北  
去俄上命御史清年元斌倉皇悉沉之于河後元斌以縱兵殺  
冒功論辟未得旨即奏辨上怒立誅之並誅太監王裕民  
重修太宗成先命太監王德化率群臣習儀八月十八日聖駕臨

雍升彝倫堂祭酒南居仁坐講臯陶謨天叙天秩至有土章  
司業羅大任講易咸卦天地感而萬物化生一節命文武官三  
品以上俱坐聽賜茶畢行礼退上入彝倫後教一亭觀世宗所  
立程子四箴諸碑遂傳禮部將廟享內各碑俱摩榻進覽又石  
鼓碑殘缺亦令察補進呈于是駕自成賢街至安定門登城上  
坐明轎至東北角樓親閱樓工召閣臣樞臣工匠責軍部糜費  
久之復諭閣臣謂宋儒周程朱邵六子不宜列于先儒之內宜有  
特稱下禮部議後禮部會同詹翰各官議周程張朱邵六子俱進  
稱先賢云

十二月黃道周解李龍余仲吉各擬烟瘴地永成茶廷秀馬思

理各邊戍黃文煥董養河陳天定文震亨分別配杖初刑工尚書  
劉澤深擬道周永成上不允因上言曰道周之罪前疏已戾矣  
過此惟有論死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崇  
者且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寔事道周空言無當如  
者始未嘗不相與今且斥之烏有絲毫黨氣而煩聖明之震怒動  
朝廷之大法耶當此生死之間不敢不存一難慎之心敢仍以原擬  
上疏入乞之

黃景昉撰黃公行狀畧云江撫解公陞任荐僚屬疏例下部不  
足勞萬幾間有箴貼其海旁致上怒者遂得扭連之命比入獄  
廷杖擬罪屬爰駁海息詢莫必其命余為拉回鄉蔣公位

璫王公家彥謁謝德州請之謝太息曰死矣遲秋為幸聞之失  
色德承韓城毒澱之後餘威尚震武陵雖出督師柄得遙奉宣  
督遂入為中樞同憾公前疏刺骨同年費鼎井研誼謨如滑縣  
且下石矣且與周公新至召至衆喝望手米諸名流力懇懇  
之疏代開釋得免死改戍周公又于講筵平章他疏劄語及公  
余與蔣公同贊其說初真得脫戍幸矣竟復原官寔出坐表本  
聖主乾斷度越百王天下亦以是亮周公焉



建

蘇州府志卷之六

風俗

蘇州府志卷之六

風俗

蘇州府志卷之六

風俗

蘇州府志卷之六

風俗

